



虞楼寄情

□陶 莹

在马鞍山东岭，矗立着一座“虞楼”，为清末状元，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先生为纪念恩师翁同龢所建。翁同龢葬于长江对岸的常熟虞山白鹤峰山麓，登上小楼，虞山与之隔江相望，因而取名为“虞楼”。

1925年5月5日，春意正浓，已七十三岁高龄的张謇，沿着山间小路，拾级而上，来到坐落于半山的虞楼。这座小楼坐北朝南，高两层，砖木结构，东西两侧是平房，围墙围成院落。山门上刻着张謇题写的楹联：“山根拟改丹砂井，江上唯瞻白鹤峰。”那日，张謇怀揣对恩师的怀念之情留宿于此，并写下了著名的《宿虞楼》：“为瞻虞墓宿虞楼，江雾江风一片愁，看不分明听不得，月波流过岭东头。”南望长江，张謇陷入对往事的回忆，与恩师的悠悠往事，历历在目，涌上心头。

翁同龢是张謇的恩师和伯乐。早在吴长庆幕府中时，张謇就因才华出众，受到翁同龢的关注。1885年的顺天乡试前，张謇与翁同龢第一次见面，翁同龢亲往城东单牌楼文昌关帝庙看望借宿在那里的张謇。那次拜访让张謇出乎意料，备受鼓舞，翁同龢也对这位通州名士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。在主考翁同龢的赏识下，张謇高中“南元”，迈出了入仕途中的重要一步。1886年至1892年间，张謇先后四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，均名落孙山，翁同龢对张謇极表惋惜，有意挽留他在京师做官，被张謇婉言谢绝后，又以百金相赠，其爱才、惜才之心溢于言表。1894年，在恩科会试中，41岁的张謇高中状元，张謇和翁同龢的日记中均有描述：初试中六十名贡士，复试中第十名。翁同龢对张謇试卷的评语是：“文气甚古，字亦雅，非常手也。”翁同龢等阅卷大臣手捧试卷进入乾清宫西暖阁，逐一奏陈姓名，张謇为第一名，翁同龢介绍张謇：“江南名士，且孝子也。”光绪帝甚为高兴，“以一甲一名引见”。张謇终于登上了科举仕途上的巅峰，而这离不开翁同龢在光绪皇帝前的极力推荐。两人的情谊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。

张謇是翁同龢寄予厚望的门生和忘年之交。翁同龢与张謇政见一致，从翁同龢日记中可以看到，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，二人力主坚决抗击日本的侵略，维护国家的主权，张謇是翁同龢阵营中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。然而，风雨飘摇的清政府让他们的理想道路变得晦暗不明。1894年，张謇的父亲去世，他回家守孝3年，翁同龢在给张謇的信中露出“此别不知何日相见”的惜别之情。1898年，翁同龢突然被光绪帝下令开缺回籍，张謇目睹恩师被罢黜、京城之中政治诡谲，忧愤之中也下定决心尽快离开北京，回通州继续忙于创建大生纱厂的事务。

患难之中见师生真情。在翁同龢回到常熟的七年中，张謇没有因为翁同龢被罢官而退避三舍，而是更加挂念这位师长。不仅写诗宽慰恩师，还时常给他送去生活用品，并多次到常熟看望翁同龢。翁同龢也关心和支持着张謇各项事业的发展，他为大生纱厂手书对联：“枢机之发动乎天地，衣被所及遍我东南。”1904年6月30日，张謇来到常熟，看望病中的翁同龢，没想到，这竟是两人的最后一面。3日后，翁同龢与世长辞，张謇悲痛万分，赶去吊唁，得知翁同龢留有遗命——请张謇书写自拟的挽联，足以见得两人友谊之深厚。

1921年2月15日，张謇来到虞山脚下的翁同龢墓前，进行祭拜。之后，他登上虞山，远眺长江对岸的五山，看着烟雾缭绕中透出的点点深青色，不禁悲从中来。张謇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，他要在五山上建一座小楼，可以登楼远眺虞山，以怀念翁同龢的风姿仪态。在虞楼的建造过程中，年近古稀的张謇多次前往现场进行督工，并留下“莲影夹桥穿沈墓，松风一岭上虞楼”“虞楼千树抱其足，问讯花开使相续”等诗句。1925年3月10日，虞楼落成，张謇得偿所愿。从此，虞楼不仅是张謇缅怀故人之所，也是他的心灵港湾。斯人已去，沧海桑田，虞楼院落渐近倾圮。在经过两次修缮和布置后，如今的虞楼重新焕发生机，成为南通五山景区中著名的人文景点，也是市民、游客闲情休憩之胜地。（作者单位：南通市档案馆）

清欢

□桑云梅

早前时候，身姿总为明亮激劼而腾跃，眼眸总为绚烂瑰丽而牵引，心灵总为激情欢腾而激荡。却不曾想，今朝，像是饮了一杯清冽的原浆酒，心甘情愿为这如水的清欢微醉。

芒种时节的田野，直播稻田是永远的主角。撒下一层种、施上一层肥、洒了一层药、翻遍一层地，黝黑肥糯的泥土混杂着土黄细碎的麦秆，就等稻种早日孕育绿芽儿了。成片的玉米地已然一人多高，粗壮的根茎和绿油的长叶无端透着一股子喜庆。许是大过营养，根部张裂成十许根红爪子，嚣张地冒出地面。低矮小巧的棉花秧子趴在田垄之上，齐整地排成一行行列队，每行间隔出一米长宽的间距，可以想象，不久就会长成大壮壮的株株棉花来。农田里，这里一根钉耙，那里一把锄头，甚至竖着一柄铁锹，想是村民大早忙完一阵农事，回去歇息了吧！

不远处，桑叶田田，远远看去，像是一片小树林。循她而去，齐整整的桑榆一般高低，精心整飭成采摘者伸手可触的高度。初夏之阳，肥美阔大的叶片泛浮起油油光泽，粗细间杂的纹路、矩齿形叶边，眼前立马浮现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倚着叶边大快朵颐的画面。村民手指一片树荫，“来看看我家种的海棠和桂花吧！”原来是培植的近百株海棠和桂花树苗，都仅有大半人高，海棠周身是小小叶片，只头上顶着四五片红色叶子，探头探脑瞧着田野。别小瞧了这片小树苗，可是主人的宝贝，再过几年，指着卖个好价钱呢！

银杏树们高低错落分散于田野各处角落，青绿色扇形叶片、圆锥形树冠自成美态，姿态翩翩、风姿绰约。被诂为植物王国“活化石”的水杉此地随处可见，极是寻常。只一群花喜鹊将她们当成宝贝，腾挪跳跃于上上下下大小枝杈之间，是在玩相互追逐的游戏吗？静止时只肚子显白，飞跃起来双翅张开便成黑白间隔的花纹图案，真是名副其实的“花喜鹊”啊！她们撒着欢儿玩乐，嘴里不停歇地“喳喳喳”叫着，好像如此才能表达心中的畅快和乐意。或许，这才是原本的自然，散散乱乱、无需刻意，就能音画和谐、生态协调，一派天然意趣。

苇叶正青呢，芦苇青茂地挺立于沟渠之间，这儿一摊，那里几束。风儿拂来，清瘦高挑的芦苇随风摇摆，长条叶片轻轻摩擦出“簌簌”的声音。若你走近了，草丛中发出“唏嘘”之声，原来是惊动了几只小雏鸭。她们跳下水去，浮游水面，双蹼拨开满面的浮萍，找寻属于她们的快意。诧异之情还未收将回来，一叶小舟又翩然而至，只一人多宽，两头翘起，竹篙一点，轻灵飘荡于云水之间。轻舟过处，惊扰颗颗碧绿浮萍，也撩乱了安宁韵致。

只闻“咕咕咕”的鸽子声却不见其踪影，心下正奇怪着，一群鸽子已在头顶盘旋，霎时，又停留在农家长长的屋顶之上，她们是节奏大师，一同飞翔，一同起落。农家屋后枇杷树、柿子树和橘子树叶正绿着，串串红红黄黄的枇杷瞅着你笑，小柿子、小橘子青绿的小果子却正害羞不好意思见人。小羊圈里，羊妈妈带着三个小羊仔，黄灰色的头，雪白的身体。小羊仔娃娃似的“啊！啊！啊！”声拖着长长尾音，脆脆的、嗲嗲的，很是动听。羊妈妈“咩咩咩”唤得浑厚似在回应。看主人过来，羊妈妈双腿扒上围栏表示欢迎，贪婪享用着主人送来的新鲜杆叶。一见我这个陌生人，立刻抬起头来看着我，母羊两只犄角果敢地朝两边钩着，小羊仔耷拉两只又白又肥的大耳朵，她们专注地盯着我，满脸的认真慈悲相，搞得我都快不好意思。

想和你说，享受当下浮华迷离之华美时，也请偶尔回头，欣赏一下田园即景吧。因为，田园是我们永远的物质宝库和精神家园。有人说“清欢”是“清淡的欢愉”，是啊，“清欢”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清丽而美妙的“桃花源”。



致我亲爱的文化宫

□展 颜

每座城市，似乎都有一座文化宫，家乡南通也不例外。

在我的概念里，家乡文化宫涵括两处：一处是市劳动人民文化宫，一处是文化宫电影院。两处比邻而居，留给我许多温馨的记忆。

劳动人民文化宫

每次回家探亲，我都会去濠河边散步。母亲住在任港路，我去濠河必定会经过南公园桥。走上南公园桥，停下脚步，立在桥上，面朝北，看一看劳动人民文化宫，这在我成了桥上的一个固定姿势。夜晚，文化宫的霓虹灯变幻出不同的色彩，欧式风格的建筑物往往成为镜头里的一景。

六岁之前，我家住在濠河畔，离劳动人民文化宫很近很近。那是一个四合院，每天早晨，父亲会领着我去文化宫里晨练。那里有很多的大树，很多的假山，父亲在一旁打太极拳，我就在玲珑的假山上爬来爬去，或者在粗粗的树干上荡来荡去。我童年时留下的黑白照片，很多都是以文化宫为背景的。关于文化宫最深刻的冬天印象，来自春节期间的灯谜活动。小时候，每到春节，文化宫就会举办灯谜会。人山人海，满目张灯结彩，我在那里感受到尘世最初的烟火气息。我不擅猜灯谜，但我热衷参与灯谜活动，即便什么也猜不出来，单是仰起头看着五颜六色在风里飘荡的谜条，读读那些曲里拐弯又充满文化意味的谜面，就觉得有趣极了。

2018年元旦，我骑着车去文化宫电影院看电影。 came早了，就去隔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里转悠一下。没想到，竟然遇到了一场久违的灯谜活动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虽不及从前人多，竟也不少。这一回，我摩拳擦掌，能猜中一条谜语吗？也许是现在学问高了，也许恰好我关注的知识点是别人不太关注的，从来猜不中谜语的我，那天居然一连猜中了三条。一条谜面是“良辰美景已成陈年往事”，打陈奕迅歌曲；一条是“朝霞映红了山海”，打三字艺人；一条是“弱冠之年两相逢”，打电影名。我开开心心领到三样奖品：佳洁士牙膏、洁云纸巾、奥妙洗衣皂，看完电影带给母亲，母亲赞道：“好实惠的奖品！”我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灯谜奖，很高兴把这个“初次”留给了我亲爱的劳动人民文化宫。

关于文化宫最深刻的夏天印象，是歌舞升平的“濠滨夏夜”。二十多岁时，我住在虹桥新村。夏夜，常和姐姐一起骑车去文化宫围观“濠滨夏夜”纳凉晚会。我们通常会把车停在西寺路附近，先去西寺路小商品市场逛一圈，然后步行去文化宫挤在人堆里面看表演。晚会外有唱歌跳舞，但那时文娱活动少，热热闹闹的晚会还是很吸引人。听上几曲磁带里才能听到的歌，看上几出电视里才能看到的舞，还有演员们那些时髦的服装造型，也

是年轻女孩观赏模仿的重点。一如那个年代的露天电影，我所迷恋的，归根到底还是群聚的夏夜之欢。那露天的风，树上的蝉，嬉笑的脸，鼎沸的声响，如此遥远而清晰，仿佛一个美好的再也抓不着的梦。

文化宫电影院

辰安小时候是在唐闸镇长大的，父母是外地人，南通别无亲戚，所以他对南通市区一直不太熟悉。高中毕业后去上海求学，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，如今提到南通城，他能叫出来的地名更加寥寥无几。不过每一提到南通的电影院，他马上就能说到文化宫电影院。初三那年的儿童节，学校包场电影，地点就在文化宫电影院。坐在我后排后座的是同班一个男同学。那天他吃了一盒冰淇淋，看到我走过来，就站起来恶作剧地把吃剩的盒子倒过来，滴了几滴冰淇淋的残汁在我的座位上。我无法落座，瞪了他几眼，他这才乖乖拿出手帕将座位擦拭干净。我忘记了那天放映的是什么电影，只记得影片中有一条清澈的小河，看到河水时，我想到了冰淇淋的残汁，这个镜头至今没有忘记。那个调皮的男生，就是辰安。

不是冤家不聚头。谁能想到，二十岁出头，我俩竟然恋爱了。有年寒假，我们相约着一起去看电影。辰安说还是去文化宫电影院吧。那一回，我们不再是前后排的座位，而是比邻而坐。那一回，辰安也不再是独自吃冰淇淋，而是买了一包蜜饯，我俩一起分享。那天，我们看到的是林青霞和秦汉主演的《滚滚红尘》。后来，去卡拉OK飙歌时，我和辰安的保留曲目便是合唱一曲罗大佑的《滚滚红尘》。很高兴我和辰安的“初次”观影留给了我亲爱的文化宫电影院。

再后来，市里的电影院越开越多，就近原则，我很少去文化宫看电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去更俗剧院或者家附近的影城。

2022年元旦，回通探望母亲，母亲说带我去看看旧居。我说好呀好呀，那我们顺便去文化宫电影院看场电影。母亲领着我去了濠河河畔的沈绣博物馆，我在那天才知道，原来六岁前我住的地方竟然是女红传习所的旧址，如今，更名为沈绣博物馆。它临着濠河，确实距离劳动人民文化宫很近很近，只是和我印象里的故居不太像了。

2022年5月底，罗大佑举办了首场线上演唱会，年近古稀的“老男孩”以一曲钢琴独奏《滚滚红尘》拉开序幕。我和辰安在熟悉的旋律中，相视而笑，转而又觉眼睛如河水一样潮湿了。时光匆匆太匆匆，我想起了文化宫电影院，想起了劳动人民文化宫，想起了逝去的父亲，想起了灯谜会，想起了“濠滨夏夜”……往事并不如烟，似年华装在我的心里，爱和记忆是永恒的。

绶 草

□低 眉

爱野草甚过家花。尤其野地荒坡畚畎处不知名的野草，茎叶皆瘦，却突然冷不丁开出一串花来，小腰身的摇晃，很有些朵的意思，那我绝对会被惊艳的。我绝对会蹲下身来，对它进行好一番神交，情意脉脉流动。几近禅定，不得语。什么东西尤其是植物都要瘦些才好看。瘦才有野性。肥大表已经被家养。若果瘦的身体再结出丰肥的花朵抑或者果实，那就更妙了。其王炸程度，相当于一个有马甲线的女人并且还有蜜桃臀。

绶草，就是这样一种既有马甲线又有蜜桃臀的野草。去年春天才认识的。大概春夏之交吧。单位的草地上突然窜出一串紫红娇嫩的小花，缀在不到尺把高的茎上，那花朵是小铃铛一样的，螺旋状吊在直直的瘦茎上，阳光照耀。关键它花朵的颜色，极是娇媚妖冶的，真性感。当下就被惊得亮瞎眼！呀，这谁？这么瘦的身子竟能有这么大的花朵，还排得这么有秩序，好努力！怎么之前都不认识它？原来是绶草！鹇。

绶草花在花径上排成一个螺旋，花色从白色至淡紫色都有。诗经《陈风·防有鹊巢》中有“中唐有鼈，烝有马鹇”的句子。这个“鹇”，是一种花纹美丽的鸟，看它的鸟字旁就知道。这种鸟，又叫绶鸟。把一种草叫作绶草，也是因为它“有杂色，似

绶。”这绶，其实也是绶带的绶。绶草的花在花茎上如旋梯拾级而上，委实有如人披覆彩带的模样。

绶草很有家世。出身兰族，是最小的兰草。它是植株高度不及膝盖的地生兰，常生在河岸或潮湿地上。兰的美，其实就在于瘦。作为最野的兰，绶草是一种很叶瘦的草。茎叶就是它的马甲线。不到尺把高的绿茎，直立在草从间，如果不是有一天它开出了花来，谁也不会注意到。因为它实在跟各路细叶杂草根本就没啥区别的。跟狗尾草狼尾草苎草燕麦混在一起，一堆禾本科的野草里头。直到有一天它开出了花来！开在五月六月的草地上，轻轻摇曳。

绶草还有别名“鵝摺”。就是在描摹它开花的样子。鵝，同“掇”，扭、转的意思。摺，叠的意思。自然界很少有绶草这般螺旋状开花的植物。叫它鵝摺也是名如其人的。

绶草的另一个别名是盘龙参。它的根肉质，手指状，像参。所以得名盘龙参，全株可入药。很想挖一棵绶草，看看它的根。

估计今年我会很难遇到绶草了。因为去年冬天有人给单位的草地打了药水。被药水打过的草地，还会有绶草长出来吗？我希望它倔强一些，依然能长出来。开自己的花。

我希望荒野地野坡以及单位的草地，都不要打

檐下燕语

□李 灿

灿烂的油菜花即将谢幕的时候，一天下班从单位往回走，在宿舍附近一家工商银行分理处的屋檐下，发现了两个燕巢。一个在东侧探头跟楼板连接处，另一个在西侧探头跟楼板的连接处。起初我并没有发现，是燕子清脆的鸣叫声引起我的注意。听见声音抬头观察，不由得会心笑了，这两对燕子真会找地方。

从此每天上班或者下班经过那里，不管多匆忙，我都会抬头多看看。两对燕子各占据一个巢。我发现它们的时候，由一粒粒泥土垒成的燕巢已经完工。不久，每次从那里经过，都会看见两个燕巢里各有一只燕子，收了翅膀，安安静静地待在巢里。为什么不出去觅食，总是待在燕巢里呢？我的同事听了我的诉说和疑问，笑得直不起腰来，她说，人家在孵蛋！

果然，不久燕巢里发出小燕子细小的嘤嘤的鸣叫。每次经过那里，都会看见一只燕子急匆匆从远处飞来，靠近燕巢的时候，燕巢里便会露出小脑袋，张开嫩黄的小嘴，唧唧唧叫着接老燕子口中衔来的食物。我数了数燕巢中的小燕子，东边有三只，西边有四只。老燕子每一次只能满足一只小燕子的食物需求。燕巢里伸出的小脑袋都一般大，说明它们的成长几乎是同步的，并没有哪一只小燕子被忽视。我不知道老燕子是怎么做到不重复给食的。

我试着给它们拍照。我第一次驻足站在燕巢底下举起相机的时候，刚给孩子喂完食物准备飞向田野的燕子从我头上飞过，飞得那样低，翅膀上带起来的风，扇动了我的头发。我估计，它是在侦查我是否存在伤害它们的可能。在嗅不出我身上的杀气之后，才放心地飞向田野。不知是角度原因还是距离原因，抑或光线原因，我总拍不好老燕子给小燕子喂食的照片。我驻足拍摄的次数多了，老燕子也习惯了，不再从我头上飞过。

有一天下班又经过那里，我发现西边那个燕巢的老燕子往来于燕巢跟田野之间的时间，比东边那个燕巢的老燕子长一倍，甚至更久。我想也许西边燕巢的小燕子多一只，所以小燕子的爸爸妈妈要费时一些。连续观察了几次之后，我似乎明白，西边那个燕巢只有一只老燕子在为孩子们觅食。有一天下班，我驻足观察了半个多小时，确信西边那个燕巢确实只有一只老燕子。难怪那只老燕子是那么瘦小，往返于田野和燕巢的时候，看上去仿佛除了羽毛，就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皮包裹的飞翔的骨头；难怪那只老燕子每次飞离燕巢时鸣叫，那么轻，那么细，从轻细的鸣叫声中，让人感受到疲惫和沧桑。

还有一只老燕子哪儿去了呢？是不是跟别的燕子飞走了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翻阅所有能找到的资料。得到的答案是，燕子在哺育期，绝不可能背叛家庭。

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只再也回不来的老燕子要么遇上天敌遭遇不测，要么因为劳累累至夭折觅食的途中。仅存的那只老燕子早已透支了体力，正在透支着生命，然而，它并没有停止和松懈，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孩子觅食。此后，每次经过那个燕巢的时候，我不由得在心里向那只坚强的老燕子致以深深的祝福，并祈祷燕巢里的四只小家伙快快长大，展翅飞翔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只燕子爸爸或燕子妈妈的恩情。

这是个略带伤感又很励志的小故事，我不知道该从哪一句话开始，向我的同事讲述。

□低 眉

药水，好让它从草丛里长出来。

类似绶草这样性感的植物，还有通泉草。也长在潮湿的荒地上。通泉草的花全开之后，像一只滑翔的紫鹭。日本人叫它紫鹭鸶。世界上有紫色的鹭吗？我不知道。有人很害怕遇到通泉草。据说它是不吉利的，往往聚集在坟头，除不干净。我不怕。它很了不起。水泥缝里都能长。一朵两朵珍贵的花朵开出来。能不利到哪去。

4月9日，在一个诗人群里，有人把余秀华的微博截图吐槽。我不这么认为。

一棵被雷劈过的树，依然有繁盛的力量开辟出另一个肉体。对于她的活着，我是真的心疼并敬佩。设若她出身名门，肉体美好，恐怕又会另有一番评价了。比如可以想象一下，把玛丽莲·梦露的肉体按到余秀华的灵魂上去……所以他们恶心的根本不是余秀华的言论，而是她的身体。

我想起了绶草。绶草和通泉草都要开花。余秀华也要开花。这是自然和节气天赋给她们的权利，谁都不能剥夺。

疫情依然严峻。南通在解封四小时之后重新被封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，你就当疫情是一个长征好了。有人有人的长征，草有草的长征。都会过去的，就当自己是红军。都是红军，各军种的红军们加油。